

霜天晓角

周端木剧作论文集 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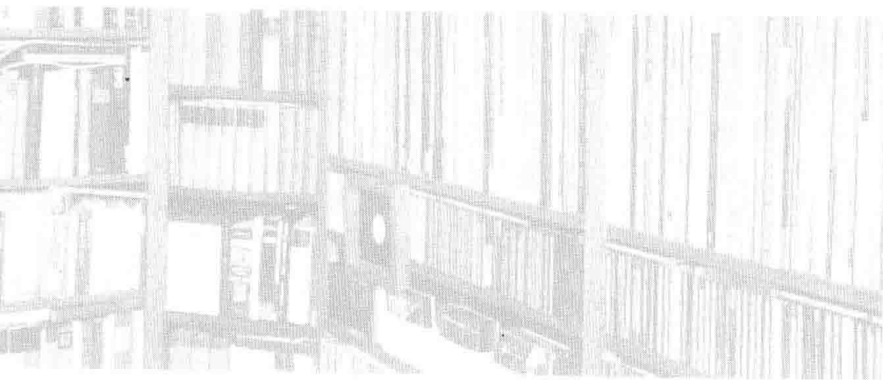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教育传承系列丛书

霜天晓角

■ 周端木剧作论文集

下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Contents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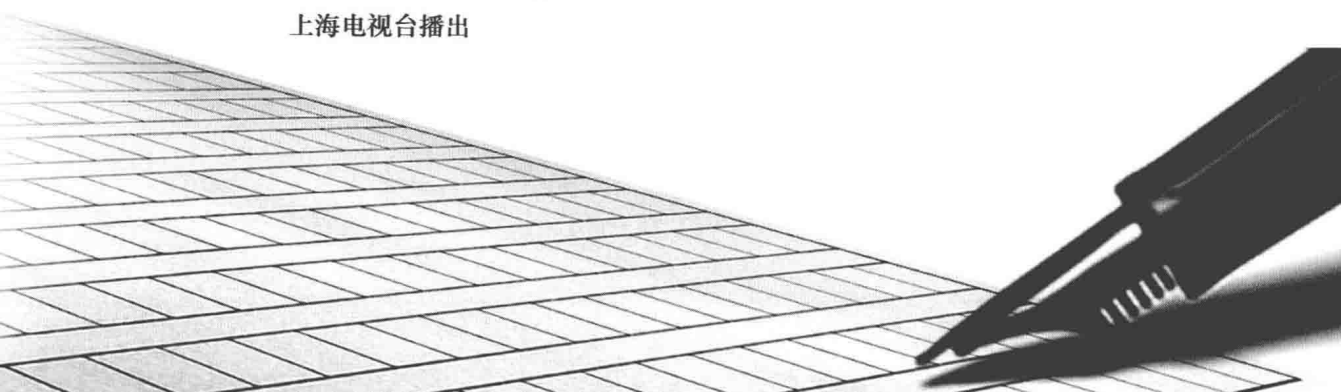
天字号风云录（八集电视连续剧）	1
附：《天字号风云录》序	131
附：写在《天字号风云录》播映之际	133
南巢山下的冤魂（电视剧）	135
丝 恋（二十二集电视剧）	241

-八集电视连续剧-

天字号风云录

周端木 邓定维

1990年 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
上海电视台播出



第一集

秋天。上海。阴雨连绵。

一辆出租汽车在绿树成荫的幽静马路上缓缓行驶。车内坐了一位青年女子：披肩长发，风姿绰约，她是美籍华人，作家林布倩。

轿车在僻静的小巷口停住。

林布倩撑了一把黑色雨伞，在缕缕烟丝，缕缕雨丝中寻找门牌号码，好像游子寻找自己的家。

她来到小巷深处，在浓荫覆盖院墙的七十号门前，按电铃。

门“依呀”一声开了。迎接她的是一张稚气的孩儿脸：“阿姨，你找谁？”

林布倩：“欧阳恒如老先生是住在这儿吗？”

女孩点点头，领着这位陌生客人穿过碎石铺成的通道，走向客厅。她朝落地长窗外，坐在花园阳台上观赏秋雨的老人喊道：“好爷爷？有客人……有客人来看你了！”

欧阳恒如老人，漫不经心地：“谁呀！”

小女孩圆睁睁的眼，一直盯着她。

林布倩望着他的背影：“欧阳老伯，我是刚从美国回来的……”

这熟悉的声音，使他猛然转过身子，惊呆了。“映霞！”他脱口而出。眼前站着的女子，无论从容貌、声音、气质，都太像他年青时代的恋人了。

林布倩嫣然一笑，抚媚动人，“您把我，当作我妈妈了。”

欧阳恒如老人有些手足无措，窘态地：“……你和你妈妈，好象一个人……实在，太相像了。哦，坐，请坐。”少顷，他眼睛望着远处，痞哑地：“你母亲，没有和你一起回来？她……还好吗！”

林布倩：“她过世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这是她终身的遗憾。”

欧阳恒如老人一怔，黯然神伤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雨静静下着，飘湿了老人的衣裳。

“那么，你这次来——”

“实现妈妈的遗愿，给她老人家的恩师吴蕴初先生扫墓。要是有可能的话，想写一本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——吴蕴初的传记。”林布倩急切央求：“希望得到您的帮助。”

欧阳恒如老人感慨万千。“难得，你有这番诚心！我也是久有此意了。来，上楼！”

林布倩牵着小女孩的手，跟随上楼，边走边说：“听说，还有一位张逸云老先生……”

欧阳恒如老人扭过头来：“嗨，连这，你都知道？是位伯乐啊！”

一双枯手，将宣纸摊平，逐渐呈现一幅淡水墨画：芳草斜阳，山水苍茫。在岩石的重压下，隙缝里长满求生的青藤，开着艳红小花。

白云悠悠，一片绿洲。

近代化的大都市，厂区烟囱林立。

《天字号风云录》剧名赫然入目。

镜头在天字号企业的图案中横移：天厨的佛手，天原的太极图，天盛的容器，天然利益不可丢的钱币。

黑暗中坐着一个人，他火柴一划，点燃雪茄。借着微光，看清吴蕴初愤世嫉俗的脸，和墙上挂着一张面容清癯的张逸云照片。

从此，开始了欧阳恒如老人漫长的回忆。沙哑的画外音：“他们都过世了……现在，很少再有人提到他们。六十年前，上海滩这块风水宝地，早就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中心。它是冒险家的乐园，罪恶的深渊，也是我中华民族工商业诞生的摇篮。……”

与此同步，出现纷纭多变的画面。

江海关的钟声。

黄浦江水像一条缎带，从这座城市东边静静流过。

外滩。汇丰银行门前的两座铜狮。大把墨西哥银元（鹰洋）和日本银元（龙洋）丢进抽屉。

证券交易所内，烟雾弥漫，买卖股票的叫喊声，震耳欲聋。

租界。工部局沿街，走着英国巡捕，红头阿三和地痞流氓。

一幅巨大的日本味之素广告，耸立在交通路口。吴蕴初停步，对它凝视。

弄堂的过街楼前，一盏昏黄路灯下，小贩身背蒲包，一手捂耳，悠长的叫卖：“刮一辣一松一脆，檀香橄榄，卖橄榄！”声音凄楚而辽远，消失在深巷尽头。

画外音在继续：“……奋发有为的人，不甘寂寞，常常点燃一盏孤灯，默默地探索。这里，是福源里的一个亭子间。”

深夜。万籁俱寂，灯火熄灭。惟独吴蕴初家的亭子间里，还闪着光亮。

酒精灯燃着，吴蕴初聚精会神在做观察试验。

马蹄表的切嚓切嚓声，时针指着下夜两点。他手拿记录本，挥笔疾书。

吴蕴初困乏的脸。他放下笔，后仰，稍事小憩，又打起精神贴近观察。

钟声，铛，铛，铛敲打三下。

前楼吴仪惊醒，披衣下床。

亭子间的门推开了，吴仪将一碗水泼蛋放在记录本旁：“吃了，快去睡吧，清早还得上班！”

吴蕴初站起，脱去白罩衣，交给夫人，端起碗，三口两口吞下。

吴仪穿好白罩衣坐下观察。她的神情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战战兢兢。吴蕴初感到她的紧张，走到她身后，察看一下，轻轻吻了下她的发梢走开。

瞬息，传来鼾声。

天色微明。吴家亭子间窗口冒着白气。这种化学反应过程泄出的刺骨气味，不断向窗外流溢，惊扰了左邻右舍。他们冲着亭子间骂山门了：“啊哟，上头亭子间里放啥个毒气啊，呛死人噢！”

弄堂半空飘着白气，下面住家的男女老少往这里云集了，有人叫着：“赤那，臭煞人了！”“倒霉倒霉！”“是啥人放毒气啊！”“吴家嫂嫂，依下来讲讲清爽！”

吴仪奔下楼去，向邻居赔不是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！”向挤进来的人做解释：“不是放毒气，不是，是做试验，吴先生做化学试验。”

一个中年男子责问：“做啥个试验？臭是臭得来！要嘛，大家到巡捕房里讲道理去！”

吴仪没有办法，只好摊牌：“是试验，做味之素！”

一个大块头挤过来，尖刻地：“味之素？嘿嘿，尝尝鲜来！闻闻臭来！到底搞暗个名堂，上去看看清爽！”

一群人簇拥着吴仪朝楼上走去。

吴蕴初睡眼惺忪，衣衫不整，穿了双拖鞋，在亭子间里迎接这批不速之

客。他拱手作揖：“诸位邻居，多多包涵。蕴初实在是出于无奈，惊扰大家了，请多原谅！”众人吵吵嚷嚷，大块头特别来劲：“吴老板，依轻松来，说一句事出无奈，阿拉活受罪咪，做人要讲一点公德嘛！”

吴蕴初掏出三炮台敬烟：“蕴初道歉，向诸位道歉，请抽烟，抽烟。”

大块头吸着香烟，气消了点：“看在大家长年邻居的份上，只好客气点喽！吴老板，这次算了，下次再放臭气，别怪我们翻脸，那就要巡捕房走一趟喽！”

邻居们附和，各说各的。“这次就算了！”“下次巡捕房见！”“吴师母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试验了，臭气熏灭，你我身体谁吃得消啾！”“大家讲点公德嘛！”

大块头双手一扬：“走吧走吧。吴老板，下不为例！”人们吵吵嚷嚷跟着他下楼。

吴仪扶着楼梯拐角，向他们招手致意。忽然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她疲劳、惊吓，双腿一软，晕倒了。

吴蕴初惊呼，急忙上前搀扶。

晚上，脸色苍白的吴仪卧床不起，她的丈夫服侍她喝药。“好点了吗？要不，试验停一下吧！”

吴仪摇摇头，挣扎着坐起：“不不，都试验一年多了，那是你的心血。酒精灯，千万不能熄。”

福源里吴家的亭子间，酒精灯燃着，门窗紧闭，外面下雨。病病歪歪的吴仪和丈夫，将一条条牛皮纸贴在窗缝上。

氯化氢气体弥漫斗室，越来越浓。吴仪捂嘴，不断呛咳。她回身去刷纸条，颤颤巍巍想贴到窗缝上，吴蕴初过来，接过刷子，推吴仪出门。一股酸气飘至过道，吴蕴初迅将房门关严了。吴仪回身敲门，不开，她深深叹了口气。

严冬。亭子间朝北的窗户结了一层霜花，外面隐隐落雪。黎明时，寒冷异常，吴仪披着毛毯，在静观默察。突然，发现烧瓶中出现了雪花状的白色结晶体。她好像悟到了什么，手伸进烧瓶拨弄一下，惊喜地站起，狂喜地奔向前楼，推醒和衣而睡的丈夫：“快，快……好像是了！”

吴蕴初乍醒，懵懵懂懂欠身：“什么？什么是了？”

心急火燎的吴仪，催促着，边走边说：“白色的，像雪花……”两人迅步走进亭子间，观看那白色的结晶体。他捏了一点，放入舌尖一舐，笑了。吴仪贴近他的脸，低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吴蕴初用沾着味精的手指送到夫人的舌尖，

她一舔，也乐了，两人相视而笑。

吴仪：“好极了！和日本味之素一模一样。”

吴蕴初一把撕掉墙上的味之素广告，欣喜若狂地：“不，我的比它好！成功了！”

吴仪乐极而悲，竟喜泪满面了。

“夫人，今天应该高兴。”他搂住吴仪的腰，口中喊着“蓬嚓嚓——蓬嚓嚓”跳起快三步。旋转的华尔兹，一圈又一圈，转得吴仪头晕目眩起来，她求饶：“我头昏，算了，算了……”

又转了几圈才收梢。他俩小心翼翼地将白色粉粒装进一个玻璃瓶内，塞好软木塞。

小瓶装进皮包。穿衣镜前，吴仪给丈夫穿上大衣，吴蕴初整衣领，左顾右盼，拿起司的克，回身向吴仪一扬手：“夫人，等我好消息，狗拜——”戴好礼帽，快步出门下楼。

吴仪倚门默送，听他脚步声远去。

福源里弄堂口。

清晨，吴蕴初兴致勃勃地提包而去。

暮色中，吴蕴初神情颓唐地走向家门。

欧阳恒如老人的画外音：“试验成功了，兴奋之余，接踵而来的却是惆怅困惑。现在，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尽快找到一个肯出资金的老板，所谓‘货卖识家’。几天奔波下来，识家又在那里呢？”

门口，儿子一把抱住爸爸，小狗在旁摇尾欢跳。吴蕴初撸了撸儿子的头，默默进门，通过厨房，径自向楼上走去。

他的夫人，用奇异的目光望着丈夫。

福源里吴家亭子间。

吴蕴初独自闷坐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。儿子牵着小狗，对父亲纠缠不清：“爸爸，带我去看马戏。”

吴蕴初没好气地：“现在没功夫！”

儿子：“你答应过我的，还要给小狗买铃铛，”拉起父亲的手：“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嘛！”

吴蕴初心烦意乱：“吵什么，烦死人了，出去！”顺手一推，儿子跌个跟

踉，也来劲了，他奔回，拉住父亲的手臂，犟头倔脑地！“我不，我要看马戏，我要铃铛！”

小狗也凑热闹地汪汪叫着。

吴蕴初肝火上升，命令儿子：“把它牵走！”

儿子挺直脖子：“我不！”

吴蕴初撩起一脚，将小狗踢出门外，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儿子冲下楼去，抱起受伤的小狗，委屈地哭了。

吴仪闻声来到丈夫面前。“我们搞试验，孩子一直丢在嘉定老家。这不，刚来几天，就发这么大的脾气。”

吴蕴初面有愧色，内疚地转过身去，

吴仪走到他的身边：“我们是答应过他，试验成功了，要带他去玩的嘛！”

吴蕴初愧疚，无言以对。吴仪充满感情地望着他。她拿起一支雪茄，放进吴蕴初的嘴里。每当丈夫气恼、不顺心的时候，作为妻子，总是这样做的。

一根火柴点着了雪茄，瞬息，使他想起了过去——

沉闷的汽笛鸣叫声。江轮上，吴蕴初独立船头，心事浩茫。

夫人吴仪。从舷梯上来。齐耳短发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身着豆绿色旗袍，脚蹬高跟鞋。端庄，秀丽，聪慧。她四处张望，发现丈夫在船头，悄悄来到他身边，温柔地：“想抽烟吗？”

“嗯，”他摸摸口袋，“忘在船舱里了。”

吴仪打开手提包，将雪茄剥开，放进吴的嘴里，掏出火柴为丈夫点烟。

吴蕴初拿过火柴盒摆弄着，苦笑：“奋斗多年，一事无成啊！只好做火柴的原料……和牛皮胶打交道了。”

吴仪劝慰：“人家刘鸿生老板看得起你，才请你回上海当牛皮胶厂的厂长，这个位置也不容易了。”

吴蕴初愤世嫉俗，直起身子：“混口饭吃，自然绰绰有余了。可事业呢？化学工业的基础是三酸二碱，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。我做梦都想开几间制造盐酸、烧碱的厂！”

吴仪同情关切：“那要多少钱？”

吴蕴初：“少说也要几十万大洋的资金！”他无可奈何地走开。

吴仪幻想：“要是碰上个财神菩萨就好了。”

吴蕴初向妻子苦笑，回过头去，江水滚滚流湍。

十六铺码头。

轮船靠岸，吴蕴初夫妇提着皮箱，夹杂在人群中走过栈桥，下船。

一条长街上，摆满各种各样的摊头，嘈杂的小贩叫卖声此起彼落：“香炒热白果，香是香来糯是糯，一粒开花两粒大……”“香是香得来，甜是甜得来，朝西香到徐家汇，朝东香到黄浦滩！”卖零食推车的小贩，起劲地半吟半唱，恰好碰上一个身无分文的男孩，用手指在食物上摸摸舔舔、小贩一巴掌打下去，嗓音沙哑地：“阿弟阿弟，做小生意苦恼来西，依帮帮忙，勿要打棚了！”

吴蕴初夫妇身临其间，在长街上穿越而过。他们走到十字路口，被巨幅的日本味之素广告吸引了。吴蕴初手拎皮箱，仰视。斗大的字，味、之、素，一个一个映入眼帘。“搞味之素！？ ”吴蕴初停住脚步，念头一闪。

福源里吴家起居室，吴蕴初在书橱前翻阅外文资料，轻轻读出声来：“……戈罗登酸纳，一八六六年，德国人立森豪顿在植物蛋白中提炼过……”

掩卷沉思。“植物蛋白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踱步思索。突然，他眉宇舒展，飞奔下楼。

正在厨房忙碌的吴仪：“快吃饭了，到哪里去？”

“就来！”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南货店柜台上，吴蕴初用手一指，伙计将一瓶味之素放在台前。

吴蕴初看，取走。伙计连忙叫：“先生钱——”

吴蕴初停步回身，抱歉地笑笑“对不起——”掏出四角钱，大步走回家去。

吴家起居室，黄昏。桌上摆着四菜一汤。吴仪做针线，等候丈夫回来。楼梯响了，吴蕴初兴冲冲走进房间，将一瓶味之素放在桌上。

吴仪：“味之素啊，正好，汤里放一点！”

吴蕴初连忙用手捂住：“这可要派大用场的！”

吴仪敏感地：“哦，你是想做味之素？”

吴蕴初：“太太，你真聪明。这种东西，本钱小，销路大，千家万户都需要。重型化工搞不起来，就从轻化工业开始吧！我想把亭子间腾出来试验，你看呢？”

吴仪：“好的呀，我总归听你的。快吃饭吧。”

吴蕴初胃口大开，狼吞虎咽。

吴仪舒心地望着丈夫。

夜。灯下，吴蕴初在写字台列实验室器皿清单，吴仪悄悄走到他身旁，将一包银元、手饰放在桌上。她手扶吴蕴初的肩：够不够？要不，这只手镯……”她伸手脱镯。

吴蕴初急忙阻拦：“不不，够了！你连私房钱都拿出来了……”

“什么你的我的，只要你高兴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吴蕴初感激地抚摸着妻子的手，扭头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。

数日后，亭子间变成了实验室。摆满了坛坛罐罐，酒精灯、油灶、手摇真空泵等各种仪器。夫妻俩洗器皿、拖地板、搬东西，忙得汗流浹背，他们怀着创业的喜悦，累得瘫倒在地板上。

吴蕴初点着试管下的酒精灯，坐下，开始了试验。他喘着气：“总算就绪了。喂，这次试验，你来当我的助手。”

“我？”吴仪连连摆手：“别开玩笑，我只上过小学五年级。你那化学，我一点不懂。当不了。真的。”

吴蕴初：“别耽心，我来教你。这件事非你不可，我的太太。化学反应，一般需要四十八小时，才能有个结果。白天我要去牛皮胶厂上班，只好靠你来接替了。”他站起，把座位让给她。

吴仪胆怯地坐下“那，就试试吧。”她神情专注地看着。（回忆完）

吴仪点完烟，摇灭手中的火柴，对吴蕴初凝目而视。

吴仪：“怎么，沈老板陈老板他们不是愿意出本钱开工厂的吗？”

吴蕴初：“那不过是说说罢了。现在我才搞清楚，他们认为我是摆噱头，根本不湘信在亭子间里能制造出味之素来，除非我公开整个试验过程。”

吴仪：“那不等于公开了我们发明的秘密，专利权就没有了！”

吴蕴初仰天长叹：“唉，人微言轻啊！谁叫我是个无名小卒！我根本不该搞这种徒劳的试验，不该拖着我和你吃这份苦。连陪孩子看场马戏的工夫都没有。我算什么父亲？我算什么丈夫？没有资本，没有钱，一切都是空话，空话！空话——”激愤之下，他一振臂，挥手向器皿抡去。

吴仪一脸惊恐神色：“别，别这样，别这样……”拚命用身子保护着仪器。

儿子吓傻了。瞬息，奔上楼来抱着父亲的腿，央求：“爸爸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！我不要铃铛了，真的，我不要了……”他哭出声来。

吴蕴初愣住。百感交集，一把搂过孩子，泪水盈眶夺目。

春暖花开。满庭坊行人熙熙攘攘。吴蕴初穿一身崭新的西装，春色满面地走进聚丰园饭店。

这里宾客盈门。跑堂端盆子的，唱菜单关照账房收钱的，热闹非凡。一个堂倌朝灶间扬头喊唱：

“一盆酱汁肉，汤里惚个浴；一盆金花菜，边上缺只角。还钞四十文，还找三十六。”

吴蕴初被逗笑，找了个空位子坐下。

立刻有跑堂过来：“先生，吃点啥？”

吴蕴初：“一份客饭。”

跑堂的手巾肩上一搭，边走边喊：“四角小洋客饭一份。”随即将汤饭送上。

吴蕴初有意从口袋里取出一只小玻璃瓶，拿在手里横看竖看，拔开瓶塞，往汤里倒了一点白色粉末，津津有味地喝着。他的举动引起同桌一位顾客的关注：“你汤里放了点什么东西，喝得这么起劲？”

“好东西。要不要尝尝！”吴蕴初不由分说，随手倒了一些在那人的汤里。

“神经兮兮的，依阿有毛病！”

“你才神经兮兮的！我好心好意，吃错药啦！”吴蕴初火了，两人吵了起来。

邻桌坐着一位三十来岁商人模样的宁波人，看到这种情况，跑过来劝架，“别吵了，别吵了。有话慢慢讲嘛。”对吴蕴初：“老兄，你把什么东西放进人家汤里了？”

吴蕴初举起小瓶：“总不会是毒药吧！这东西很鲜的，我好意请他尝尝，想不到他出口伤人。”

“这东西那里来的？”

“我自己发明的。”

“嗨，你自己发明的？”他目不转睛看了他一眼，“好！让我来尝尝。”他舀了一汤匙，放入口中，略为辨了辨味，“确实很鲜！”拍拍那人的肩膀；“老弟，你误会了。这碗汤算我的；我再给你叫一碗。”他向跑堂的招了招手：“给这位先生再上一碗汤，钱算在我账上。”他拉着吴蕴初，在他的桌边坐下。两人攀谈起来。

“先生贵姓？”

“我叫吴蕴初。”

“这很鲜的东西，真是你发明的？”

“是的。我是学化学的，试验了一年多才成功的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我叫汪冬远，是张崇新酱园的跑街。我们老板张逸云对味之素一类的东西很感兴趣，他在上海滩开了几十片酱园，实力雄厚。我想介绍你跟他见见面”。

吴蕴初高兴地：“好，好——”

汪冬远倾身，小声地：“他是前清的举人，你们都是读书人，一定谈得来。”

吴蕴初连忙站起：“那就有劳汪先生引见了！”二人站起握手。

翌日。吴蕴初在聚丰园门口徘徊，他不时看看怀表，心情有些焦躁。这时，一辆雪佛来汽车嘎然而止。汪冬远下车。

吴蕴初欣喜地迎了上去，见车内没有别人，有些失望：“怎么，张逸云先生没来？”

汪冬远：“他在府上恭候先生。请上车吧。”

汽车在宁波路张公馆门口停住。

汪冬远和吴蕴初来到宅前。这是一座老式房子。庭院幽静，屋深楼高，装修得雍容华贵。楼下的落地长窗敞着。

他们穿过客厅，只见一个五十开外的人，颧骨高耸，面容清癯，戴一副深度眼镜，身穿长袍马褂，他就是张逸云，在楼梯口拱手抱拳：“老朽张逸云有失远迎了。蕴初兄，请，请楼上坐。”

吴蕴初立刻还礼，谦和地：“不敢不敢。蕴初是晚辈。逸公，你请！”

两人拾阶上楼。

二楼前厅。墙上字画林立，窗前的几只鸟笼里，小鸟歌喉婉转。

张逸云：“冬远已经给我说了。出于酱园业务，我对味之素一类的调味品很感兴趣；可惜市面上流行的，都是日本货。听说你在试制国货产品，实在难能可贵！”

吴蕴初：“逸公过誉了。堂堂中华，只有日本味之素独家经营；作为一个搞化学工业的中国人，连这种轻化食品都搞不了，是深感内疚的。所以，才化一年多时间进行试验。虽然获得了成功，但要投入生产，苦于没有资金，实在是力不从心，还望逸公大力扶植。”

张逸云：“振兴民族工业，乃老朽之心愿也。但不知蕴初兄试制的调味品，在质量、成本等方面，能否和日货抗争，这直接关系到销路和利润。”

吴蕴初：“逸公请放心。这种调味品是从植物蛋白质中提炼的，主要原料是

面筋和盐酸，成本低、利润高。我仔细算过了！（递上清单）请逸公过目。”

吴仪乘坐黄包车来到张公馆门前，她手提菜笼叩门，汪冬远出来。

吴仪满面春风：“请问，这是张公馆吗？”

汪冬远：“是的。你找谁？”

吴仪：“有位吴蕴初先生在这里吗？”

汪冬远：“他在楼厅和东家谈话。请进！”

吴仪：“不打扰了。”递上菜笼和帖子：“麻烦你送上去，交给张逸云先生”。

汪冬远疑惑地：“你是……”

吴仪含笑不语，坐上黄包车远去。

二楼前厅。张逸云和吴蕴初谈笑风生。汪冬远提着菜笼上来，呈上帖子：“张老板，这是刚才一位太太送来的。”

“哦！”张逸云观看帖子，笑出声来。“蕴初兄，嫂夫人用你的调味品，亲自做了一桌素菜送来，说是给我们助兴。难得一位贤内助啊！”

吴蕴初暗自钦佩夫人的高招，满面春风：“见笑见笑。请逸公品尝！”

张逸云：“冬远，叫丫头摆酒上来。今天我是借花献佛了！”

一桌素菜，琳琅满目。张逸云用乌木筷夹菜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汪冬远：“张老板今天是胃口大开了。”

张逸云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鲜美的素食。嫂夫人的手艺固然高超，归根到底恐怕是你的功德了。”

吴蕴初兴高采烈：“哪里哪里，中国是个佛国，吃素的人很多；日本味之素之所以畅销，就是看准了这个市场。还望逸公当机立断。不是我蕴初大言不惭，这个事业肯定前途无量。”

汪冬远：“我这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照我看，吴先生是满肚子技术，没有资本；我们张老板呢，是腰缠万贯，急需技术。今天二位相会，也算是有缘份。这样的天作之合，打着灯笼也难找啊！”

张逸云畅怀大笑，站起身来，“既然大家有信心，我出五千银洋办厂，就这么定下来吧！”举起酒杯，“来，为我们的合作，千杯！”

三人一饮而尽。

佣人递毛巾，他们离席，品茶。

张逸云端起盖碗，边品茶边思索：“蕴初兄，给你那个发明取个名字吧。”

好比这茶叶有毛尖、龙井、碧螺春……我们总要区别于日本的味之素才好。”

汪冬远：“对对对，吴先生动动脑筋，取个叫得响的名字。”

吴蕴初沉吟有间：“……最甜的叫糖精，最香的叫香精……那么，最有味道的，就叫它味精，怎样？”

张逸云：“好！好！味精之名最好！”他不禁起身，踱步到菩萨像前，忽而停住：“可惜对素食的佛教徒号召力尚嫌不足。日本味之素的‘素’字是有讲究的。味精想要打倒味之素，在这点上必须针锋相对，才能取而代之。能否在厂名及商标上想想办法，谋求弥补！”

吴蕴初：“那么，逸公的高见？”

张逸云踱步思考，成竹在胸地：“蕴初兄，商标取名佛手如何？”

吴蕴初：“佛手？”他兴奋地驰骋遐想：“哦，佛手是供佛的必备之品……佛手自然是巧手。巧手，才能调出美味！”

汪冬远：“妙，妙！”

吴蕴初：“最妙的，佛手是黄色。假如我们在商标上再配上蓝色，那么，这黄蓝二色是所有佛堂常用的颜色，我想会引起佛教徒的兴趣的！”

他滔滔不绝的遐想，使逸公诗兴勃发。

张逸云：“唐诗中有‘朱骑传红烛，天厨赐近臣’的佳句。我想，我们就叫它天厨味精吧。这个名称，对任何美食家都会有吸引力的。”

吴蕴初以手敲桌：“对了对了，此味只应‘天’上有，人间‘厨’下竟能尝。”思之再三，拍案叫绝，“很好！很好！”

鞭炮齐鸣。唐家湾蓝维霭路福源里的一幢石库门前，挂着“天厨味精厂”的招牌。对联：“开工胜利，财运亨通，张逸云题。”这里门庭若市，热闹非凡。今天是开张志喜。楼下，摆满坛坛罐罐，七八个工人已经开始工作，他们在捣面筋掀油灶。楼上住房内，挂满喜幛。宾客盈门，络绎不绝。吴仪和汪冬远倒茶、递烟，忙个不停。吴蕴初、张逸云应酬于宾客之间，谈笑风生。

欧阳恒如也来道喜，见人手不够，泡开水，挑盐酸，主动揽活，楼上楼下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吴仪递块热毛巾给他：“快歇一歇，欧阳兄弟，今天没去读书？”

欧阳恒如：“高中毕业了。师母，让我留下来跟吴先生学点技术吧。你替我求求情。”

吴仪：“胡说，不是老早就讲好的吗，让你到沪江大学化学系读书去。这几年的学费，吴先生替你付。你不要有顾虑，他自己就是清寒苦读出身。”